

古物奇谭

青花瓷

古物奇谭
-03-

Qing Hua Ci

从文物、民间传说
展开的悬疑言情

绿桥乔

著 | LIAOQIAO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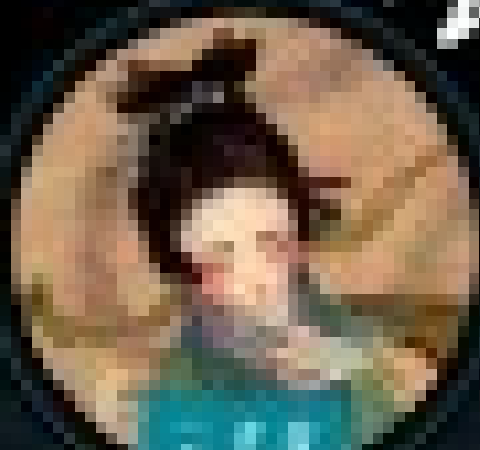
青花将军罐
青花团福瓷杯
《女道士图》

悬疑作家陶瓷万万没想到，这些在她小说中出现的文物
竟都成了现实凶案中的引子

我不愿世间的罪
玷污了你纯净的眼

非虚构

李月娥死



李月娥，廣東人，年二十餘，姿容端莊，性剛烈，不事夫家，其夫死，守節不嫁，其夫家貧，月娥力謀其生，其夫家感其德，欲娶之，月娥不從，其夫家怒，欲殺之，月娥逃，居山，其夫家追之，月娥死，其夫家感其德，葬之，其夫家感其德，葬之。

李月娥，廣東人，年二十餘，姿容端莊，性剛烈，不事夫家，其夫死，守節不嫁，其夫家貧，月娥力謀其生，其夫家感其德，欲娶之，月娥不從，其夫家怒，欲殺之，月娥逃，居山，其夫家追之，月娥死，其夫家感其德，葬之，其夫家感其德，葬之。

李月娥，廣東人，年二十餘，姿容端莊，性剛烈，不事夫家，其夫死，守節不嫁，其夫家貧，月娥力謀其生，其夫家感其德，欲娶之，月娥不從，其夫家怒，欲殺之，月娥逃，居山，其夫家追之，月娥死，其夫家感其德，葬之，其夫家感其德，葬之。

古物奇譚

青花

綠橋弄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物奇谭. 青花瓷 / 绿桥乔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
文艺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500-2771-8

I. ①古… II. ①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0028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古物奇谭·青花瓷
作 者 绿桥乔
出 版 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王俊琴
特约编辑 猫 冬
装帧设计 Insect
内页设计 cain酱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8
字 数 204千字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771-8
定 价 29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14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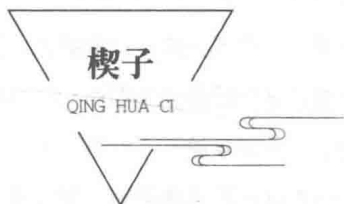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楔子		/001
第一章	陶瓷	/007
第二章	花鬼	/022
第三章	鸽血红	/041
第四章	诡异的旗袍秀	/059
第五章	1637, 暗藏玄机	/072
第六章	凶楼	/088
第七章	青花咒	/105
第八章	女道士图的秘密	/122



目录

第九章	障眼法	/140
第十章	尸迷	/155
第十一章	灵犀	/172
第十二章	星月拱日	/189
第十三章	天地合一	/203
第十四章	水之道，美之本	/221
第十五章	书信	/239
后记		/247



夜里起风了，六七岁大的孩童茫然地在水汽氤氲中焦急地寻找着出口。

四处就犹如一个巨大的迷宫，怎么走都没有出路。

温热的水汽含了腥味向他袭来，眼前模糊得看不甚清，一切景象犹如张牙舞爪的厉鬼向他逼近。

他步步后退，脚下忽然一轻，身体软绵绵地坠落下去。他掉下悬崖了吗？茫然地回头，他看见身后是一座变了形的、模糊的、影影绰绰的楼房，房门上镶了块青花瓷砖砌的牌子，上面好像写了字，他努力地想看清，光影交错间好像标着：青花池。

青花池瞬间化为了狰狞凄厉的魔鬼，房顶尖立的檐檐，就像是恶魔手中持着的三戟叉，整个庞大的身躯向小小的他压来。他一声大呼，幽幽醒转。

是管家老李在摇着他冰冷的手臂：“少爷，你又做噩梦了？”

他艰难地点了点头，只简单吐出几个字：“同一个噩梦。”二十年来，他总是在做着同一个噩梦。二十年前，他是亲眼看着她死去的，死在了青花池里。那抹回忆深深刻在了记忆里，想忘也忘不了。

他抬眼看向墙上挂着的钟，指针指向凌晨两点四十五分。接过老李递来

的水，他一仰头，将水喝尽。他抓起遥控器，打开了电视。电视上播着的是新近上映的恐怖电影《青瓷咒》，这部电影尚未上映时就已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宣传造势十分给力。

旧时的亭台楼阁一一浮现出来，旧时的人，旧时的景，恍惚得好像回到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，慵慵懒废地坐在江边，只举手喝了一杯咖啡，时光无声无息地倒流了回去，回到从前……

从一开始看，电影就已放到了末端，里面的故事仿若他的前生，他看得人迷。老李担忧地看向自己从小带大的少爷，略一踌躇，便道：“少爷，快三点了，还是歇息了吧，天一亮还得赶早进会场呢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连老李自己也似被魔住了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宽大的屏幕看，那熟悉却又陌生的青花将军罐浮现出来：罐高一米六七有余，宽大的肚身圆润饱满，上面描着开光画，四面的开光区内描着小小亭台，孩童嬉戏，美人倚窗，百灵枝头高歌，喜鹊弄春报喜。

画面很快就被切换成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随着镜头逐渐拉近，那窈窕的身影越发清晰，一个身着旗袍的娴静女子立在将军罐旁，若有所思地看向卧室内内的两人。音效十分好，寂静的室内，忽然传来了歌声：“海棠艳丽粉消残，一缕青丝迭新妆，未至茶蘼花事杳，旧人独倚玉簪秋……”

是电视里的女子在歌唱，老李的脸唰地全白了，连说话都有点哆嗦：“大半夜的，还是别看这种恐怖片了，单这几个镜头就够吓人的了。”

他轻笑出声：“老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影评上说，单是她刚才看向我们的眼神，就NG了很多次，是原作者和编剧在旁指点良久，演员方能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难言的情致。”

“我的好少爷，是演员看向‘观众’，不是看向‘我们’，别说得那么玄乎。”

他“嗤”地一笑，哂道：“我看玄乎的是你。”

女子的旗袍换了一件又一件，简直可以媲美《2046》里的张曼玉了。他静静地看着，随手摁掉了声音，凝视着屏幕，沉浸在无声的旧日时光里……

漆黑的夜里，秋虫呜咽。他光着脚丫，来到了一扇门前，抬头一看，一块青花瓷片镶嵌在门上，瓷片里粉黛色的字体描着三个字：青花池。

门虚掩着，花梨门上刻着一簇一簇的海棠花。

“海棠艳丽粉消残，一缕青丝迭新妆，未至荼蘼花事杳，旧人独倚玉簪秋……”

一曲小调反复吟唱，红颜未老恩先断的幽幽情思早已涌至心间，真真的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

玉簪秋啊，他想起了那席精美、冷润如玉的芙蓉簪。怀想着那一席芙蓉簪，凉凉地贴在脸上，说不出的舒服，手指轻轻摩挲簪上，如玉温润，如美人的脸娇柔细腻。他想到了妈妈，玉簪生秋，是啊，再美的人儿，一旦玉颜花落，就如绢扇见弃。

循着歌声，他踏进门后。

“新裂齐纨素，皎洁如霜雪。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。出入君怀袖，动摇微风发。常恐秋节至，凉飙夺炎热。弃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绝^①。”

再精美绝伦的绢扇，依然逃不过秋风见弃的命运。

脚下一片冰凉，他低头而看，那是一块块清亮淡雅的青花瓷砖片，洁白的青瓷上描着一朵朵色彩浓艳的淡雅兰花。一簇簇的兰花蔓延开来，每一片青花瓷都盛开着它清新而又艳丽的容颜。

再往前走，是几曲屏风，屏风中绣着美人和朵朵的海棠，斜卧花中的娇艳美人正如海棠春睡，说不出的动人。屏上还描有字，是宋人王淇的《春暮

^①注释：出自《团扇歌》。

游小园》：一从梅粉褪残妆，涂抹新红上海棠。开到荼蘼花事了，丝丝天棘出莓墙。

他转过屏风，一池子温热的水汽蒙住了眼睛。池中升起薄薄的一层烟气，氤氲在他的周围。他知道，池底里是一朵盛开的芙蓉花，温泉从花蕊里喷洒出来，慢慢地溢满池面。他还知道，池子里铺满了青花瓷，每一片瓷都是一朵花。

池中间的芙蓉花是由一片片青花瓷镶拼烧制而成，花色艳丽，青花中融入了粉彩，青是青，红是红，青红搭配在一起，竟出奇地和谐清丽。水色澈滢，倒映着池底的一缕靛青，一缕粉红，远远看去，池子里似开满了无数的春花。

热气慢慢消散，他看清了，池水上漂浮着无数的花瓣，有红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绿的、青的、紫的、白的，最难得的是每片花瓣都差不多的大小。他知道，那是从数千朵花里，才能找出的十来朵形状差不多大小的花瓣。

如此美艳，如此美好，真是死在这里也值得。他把持住心神，怎能有这种想法？！

池子不算太大，但也足够奢华。池子的四角上都立着四朵晶莹的青瓷砖花，池子的外形也是一朵玲珑有致的芙蓉花。

池边上横卧着一具低矮的榻，榻具别出心裁地用青花瓷做成，光亮可鉴。手扶上去，触手生温，如玉妥帖。榻的左手边立着一个巨大的将军罐，罐高一米六七有余，宽大的肚身圆润饱满，上描着开光画，四面的开光区内描着小小亭台，孩童嬉戏，美人倚窗，百灵枝头高歌，喜鹊弄春报喜，十分灵动，泛着柔柔的瓷光。

这罐太高了，对于年少的孩子来说，他看不到罐内的光景。

他盯着罐顶发呆。

突然，罐顶毫无预兆地溢出几缕水来，顺着光洁的瓷身滑落下来，他手

沾上那滑落的水，冰冷的。

一缕青丝随着水慢慢地、一寸寸地爬了出来，乌黑的发丝贴着洁白的瓷片往地上游走，那一幕是如此诡异。疯长的青丝，一缕缕、一寸寸地向他袭来，他想逃，却逃不出被魔住的梦境。

“好冷，放我出去。”

“呜呜，孩子，好冷，快放我出去。”

他想起了方才，午夜梦回时惊醒的那个梦，梦里，那柔美而憔悴的女人对他微笑，随后她转过了身，向前方走，前方有迷蒙的水汽，水汽氤氲里出现了一朵意态朦胧的芙蓉花。

梦里，他想喊叫，但女人越走越远。终于，只剩他一人，被困在了迷蒙的水汽里。他挣扎，却找不到出口。

忽然，远处传来了一阵幽幽的哭泣：“好冷，放我出去吧……”

全身一阵抽搐，他方回过神来，寒冷涌袭上来，腿一软，他跪倒在地。突然，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大喊：“不——”

他想到了什么，梦里的声音是如此熟悉。他像发了疯似的要推倒将军罐，奈何他身子如此小，而罐如此大。他用尽了全部的力气，终于，盖了盖子的将军罐摔倒在地。

瞬间，地上如开满了无数的青青白白的小花，花里躺着一个裸体的女人，满头的青丝像瀑布一般将女人裹住。碎花一般的瓷片如片片利刃割在她的身上，不多的血溢出，女人原本洁白的身子被染成斑驳的色调，如产生了窑变的层层过渡、点点斑驳的钧瓷。原本被血红污染的身子，此刻就如光彩夺目的出窑色变，窑变釉，那一具铜红釉美人瓷就这样静静地卧着。

青花的池子，青花粉红釉的芙蓉花，片片极具风情的兰花瓷片、将军罐上艳丽的色彩，青花的美人、粉彩的孩童、鹅黄的百灵、暗红的喜鹊、飘紫

的云彩，一切的一切围着如经过了窑变的美人，就如在还原焰中烧出窑变铜红釉的钧瓷，并衍生出茄皮紫、海棠红、丁香紫、朱砂红、玫瑰紫、鸡血红等多种窑变色彩，宛如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一片彩霞，五彩渗化，交相辉映。这具尸体是如此艳丽，这里的一切是如此艳丽妖娆，艳得生出一丝诡异。

终于，一声尖叫，打破了夜的宁静……

——《青瓷咒》陶瓷 著

第一章

陶瓷

QING HUA CI

他的手里捧着一本书，看得入迷。

“用色如此大胆鲜艳，把色彩用得如此诡异，这本书还真有意思。”一旁坐着的管家兼秘书老李竟也看得入了迷。这就是少爷连夜让老李去买来的电影《青花瓷》的原版书。

他精致却又刚毅的脸上没有半分表情，茶蓝色的玻璃镜片挡住了他的眼睛，大大的镜框下是英挺的鼻子，薄薄的唇紧紧抿着，唇形十分好看，却流露出一丝冷漠。车停在了会场区内，车门开了，一双修长的腿伸出车外，随后，他整个人暴露在了晨光微蓝的天穹底下，无数的闪光灯映在了他宽大的镜框里。

面对记者，他高调地摘下了眼镜，修长的身段、俊美刚毅的脸、冷漠的神情，就如一尊高贵英俊的希腊神雕塑，迸发出无数的金光，如太阳神阿波罗一般耀眼。他身上只随意穿了件白色的休闲西服，手腕上戴着一块全手工制造的陀飞轮表，复古的造型，全透明可见表芯的表身，每个零件的走动都是那样细致、清晰。

相机还在咔嚓响个不停，而此时，车里款款而出的美女更是将气氛推到

了高潮。女人年轻美丽，那光润裸露的手臂上戴着一只镶嵌了无数宝石的臂环，另一只手的手腕处则是一块和他的表成双配对的女式陀飞轮。

美丽的女人笑得甜蜜，只有老李知道，那只不过是少爷唐棠词 Eason 为了甩掉前女友而故意作的秀。老李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“是挺有意思的。”棠词侧脸对老李说道，说话的声音极轻，他嘴边呷了抹冷漠的笑意，“这个陶瓷挺有意思。”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一旁的女人声音里带了丝妩媚蛊惑。

棠词轻淡一笑：“没什么，我们进去吧。”

一旁的老李早已心领神会，棠词是他带大的，他怎会不明白棠词的心思。

这是一场文物展览会，会场展出的文物都会在下星期进入拍卖场进行拍卖。而唐家的展品则是一只硕大无比的将军罐。罐身高一米六七有余，青花为主，粉彩为辅，四面的开光区内有亭台楼阁、美人倚窗、孩童嬉戏、白灵高歌、喜鹊弄春，周围辅以芙蓉花纹饰装点，真是富贵有余，清丽淡雅。

白底的瓷片上还有几点斑驳的暗红色，别出心裁地在暗红上绘上了金色釉，只露花心处的一点暗红。尽管四处都是裂纹，但重新缝补烧造，那开裂的胎身也变成了一种味道。所以，尽管它曾破碎过，但这破碎却造就了它的传奇。描金的青花瓷，高贵淡雅，出自当代的景德镇名人瓷，虽不是古物，却胜比前代青花精致，也是此展会的重点所在。

女人紧紧地挽着棠词的手，遇到了熟人则高贵得体地微笑，尽管她的心中也有疑虑：棠词的作风一向低调，为何这次如此大排场地向人宣示他俩的恋情。但一切都不重要，她是他唯一对外正式公开的恋人，这就够了。

老李远远跑来，脸上带着一丝笑意，他跑至棠词跟前，得体地说道：“少爷，你将会发现一份意外的惊喜。”

“哦？”棠词一脸玩味。老李的办事效率真是越来越快了，只出去一会

儿就把该找的人找到了。

走至唐家的展览区，防弹的玻璃框子里竖着一只硕大的将军罐。红色布条拉成的线外，站着两个女孩，正在细细地研究着这大罐子。

女人顺着棠词的目光看向其中一个女孩，女孩很年轻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尽管素颜，但肤色白嫩细腻，十分水灵。容貌不算极美，但小巧灵气的五官配着一张鹅蛋脸，五官线条呈现出柔和耐看的味道。

一头青丝随意地绾成了一个发髻，只两颊垂着几缕调皮的发丝，斜斜剪裁出来的刘海别着一枚小小的发夹，是一朵粉红色的手织小花，花心处露出一抹鹅黄，颜色鲜亮，使得她古典中又显出时尚活泼。身上是一袭飘逸的白色连身裙，上身领子处是用白色雪纺织出的高口旗装领子，由一片片六瓣雪花组成，没有任何的点缀，只腰身上扎了一条粉红的雪纺腰带，更显细腰盈盈不堪一握。散开的裙身处只在左边裙角绣了一小片青花，青花露出一片空白，用极好的蚕丝连着，能隐约看见大腿上的一抹朦胧的风景。

她的手臂裸露在外，双臂的线条柔滑流畅，十分动人，而手腕处戴了一只碧玉镯子，一色盈盈流光的碧绿映得她的眉眼越发精致。只听她小声说道：“原来我一时兴起，竟然真的出版还拍成了电影。那时还想着究竟是叫《青花咒》好，还是《青瓷咒》好呢！”她低头轻笑，样貌温婉可爱。

再看棠词，他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，就如一头猛兽发现了猎物。女人知道，他一旦发现新的猎物，就会展开追逐。

想起棠词方才看的那本书，女人的心如被针扎，刚走了一个曹娅妮，又来了一个臭小鬼，真不明白这小鬼有什么好。女人心急如焚，尽管那女孩不如自己美，但随意流露出来的贵族气质让女人自愧不如。

女人脸色微变，语出讥讽：“什么《青瓷咒》，别变了花煞才好！”她有意看向棠词，提醒他别惹出什么事端来。

话一出，两个女孩都诧异地看向女人。棠词笑着赔罪，还说是她的读者。

陶瓷脸上现出一抹娇羞：“真是谢谢先生您的捧场。”说完，她就退开了两步，继续欣赏着这只大瓷罐。

另一个名叫亚亚的女孩忽然说道：“我说小瓷，这只将军罐怎么和你小说里写的那只会杀人的青花瓷罐一模一样啊？”

陶瓷也是若有所思：“我也觉得奇怪，世上竟有如此巧妙的事，那只不过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故事，为何……”

“那就是一种缘分。”棠词的笑意里全是浪荡公子哥的味道。

陶瓷微微一笑，也就走开了。转身的飘逸，让他流连。

随后，他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别做出我不喜欢的事，那样很愚蠢。”

女人满脸挫败，她始终抓不住他的心。他伸出了手，她挽着，他说：“保持微笑，走吧。”

陶瓷和亚亚随意走着，看着展场内的艺术品。显然，陶瓷的心思不在这上面。

“小瓷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亚亚问。

她听了，嘴角微微一掀，露出几颗贝齿：“那男人好英俊。”说着，随意看了眼手上的展览邀请册子，里面有各件展品的详细介绍，和受邀的人员名单。她的目光停留在标有唐氏集团主席唐棠词 Easun 那一栏上。

她是个不服输的小丫头，她任性、乖张、张扬，却又安静、内敛，她喜欢追逐，工于心计，却又温暖善良。她就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，安静乖巧的表面下是一颗不安分的心。亚亚了解她，对此嗤之以鼻：“嘁，看上那男人了。难怪欲擒故纵，只是他身边那位也不是省油的灯。”

陶瓷眼里满是不屑，脸上却保持着得体的微笑。追逐的过程本就是有意

思的游戏，她就是要揭开他假意微笑的面具，看清他的内里，获得他的心，这样才算胜利。亚亚见她不答，心里不满，嗤道：“这就是你临时推掉时装秀的出席邀请，来这里的理由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陶瓷对着亚亚抛了个媚眼。亚亚还了她个飞吻：“为了你，扰乱了我的计划，你得赔我一条裙子，时装秀上意大利名师埃菲尔的作品。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忽闻悠扬的古典音乐响起，是三楼的紫砂壶展，还有茶艺表演。陶瓷连忙往那热闹处凑去。其实她是在掩饰，掩饰她的慌张，他的脸为何如此熟悉，好像很久以前就见过，就如那只会杀人的青花瓷罐……

此次的紫砂壶展全是大师手笔，除了明清的紫砂壶，还有当地名人大师的经典作品。她顺着铺面一个个地看过去，目光停在一个名为“壶中趣”的铺面柜台上。

柜台上立着一只金石味颇重的镶玉紫砂壶，壶嘴、壶盖、把手处都镶嵌了圆润剔透的和田白玉，壶腹处一面篆刻秦汉书法，一面绘有画：松石林间煮月茶图。

“呀，这些壶还真有趣！”陶瓷拍起了小手，一一数着，“宜春日、香液袭、斗词源、月之缺、箬为笠、玉露汲、雨前采、一帘月，清人的《曼生十八式》好齐全。”

正在洗壶的人听了，停了手中活，仍半蹲在原地，抬头看她。原来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，他温和一笑：“小姑娘懂得不少。”

陶瓷睁着亮晶晶的大眼看他，是个穿着月白长褂很有味道的男人，谈不上英俊，但样貌古典内敛，尤其是那双眼，似会勾人灵魂一般，满满的都是故事。她朗声而笑，声音清脆悦耳：“我就是陶瓷啊，所以凡是和陶土属近亲的我都认得。”

看着她的满脸天真，他的笑容礼貌而疏远，淡言：“小姑娘是个骨子里